

计算机卷



3

少年科幻精品文库

主编 田羽



吉林摄影出版社

《少年科幻精品文库》

计算机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计算机卷

田 羽 主编

责任编辑:李天民

封面设计:唐明珍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86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2插页 199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制

印数:1—5 000册

ISBN 7-80606-146-0/G·40

定价:14.00元

《少年科幻精品文库》

三、计算机卷

决斗在网络

〔中〕星河…………… (1)

破坏

〔美〕戈登·迪克森 赵启光译 …… (30)

万能脑袋侦破记

〔英〕L·G·阿历克山大 杨弃译 …… (38)

讲笑话的人

〔美〕I·阿西莫夫 梁献章译 …… (75)

实现愿望

〔加〕A. E. 凡·伏格特 杨九声译 …… (95)

网络帝国

〔中〕宋宜昌、刘继安…………… (130)

黑雅沙

〔苏〕季诺维·尤里耶夫 钟大能译 …… (170)

后门软件

〔中〕涂军…………… (256)

决斗在网络

〔中〕星河

决斗是解决情感问题的最好方式。

时间：五分钟之后。地点：数理楼间的草坪。

我关闭了屏幕和终端，也关闭了眼前这两行无论如何也清除不掉的字符。

电梯四壁反射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载着我向下离开这座以香港投资者命名的心理系豪华教学楼。

在心理楼北面是物理系灰暗陈旧的平淡楼房和数学系质朴肃穆的仿古建筑，在物理楼和数学楼之间，有一片供人消暑纳凉的绿地。在即将到达绿地时我忽然改变了主意，返身进了物理楼。我希望先从隐蔽处一睹对方的尊容——万一他叫来一千人高马大的体育系帮手呢。

我当然知道他不会。所谓“决斗”不过是一种形象性的说法，在如今这个以智力论英雄的时代，我们决不至于为所谓“情感问题”而去借鉴中世纪的剑术。会晤的目的只是为了互相见见从未谋面的对方，多少也带点“英雄惜英雄”的

惺惺假意。再说既然我身出心理系，专业知识告诉我应该在对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先偷窥一下对手，这样将会使谈判对自己更为有利。

暑气抹杀了自动浇水器辛苦了一下午的功绩，嫩绿的小草烘托着席地而坐喁喁交谈的情侣，至少在我目力所及的草坪内外都是偶数。只有唯一的一位苗条少女在那儿踟蹰，不时凝眸远眺，显然也是在等待王子的驾临。这里本来就是谈情说爱的地方，两名男性在这儿讨论信息传送问题那倒稀奇了。

对方没来。

但这恰恰说明他不可小觑。此时此刻，他说不定也躲在数学楼里的某扇窗户背后，静待我的出现。

我是昨天下午才认识他的。

不过在认识他之前，我先在前天晚上认识了她。

那是我们的上机时间，我很快编完了课内程序，又开始了百无聊赖的“散步游戏”。这并非真是一个电子游戏，机房老师看得很紧，在她眼皮底下没有玩猫腻的可能。我不过是在系里的电脑网络里偷偷给自己设了个信箱，然后借助这一跳板进入全校的公共网络。

所谓“全校的公共网络”就是INTERNET网络这一信息高速公路在国内的延伸；由于近年来所开设的民用出口日益增多，这一原本服务于美国军方的高新技术已成为包括我们大学生在内的普通用户的日常工具。不过照理说一个准文科学学生不该对电脑系统了解得这么精细，问题是我自己家里有台486微机，结果当同班同学还在磁盘操作系统里原地踏步

时，我便开始利用机房里的现代化设备和电子通讯系统问津网络一隅了。

我“迈步”“踏上”主干道，但这决不是我的目的地，只不过是借道而已。这是一条对全校开放的公共线路，每个有信箱编号的人都能随便出入，早已无奇可猎。它就像一条热闹而荒芜的大道，在这里采摘信息的企图只能是一种奢望。而且，道路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病毒，都是像我这类既无事又好事之徒有意感染进去的。因此在行进当中，我仿佛看到自己的邮件在一团团乌云般的病毒族中艰难穿行。我极力摒弃这种想法，以免自己恐怖得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好在我对病毒的看法还算达观，只要你不扰乱屏幕不强行死机，最起码不冲洗数据不篡改文件，随便开点儿玩笑倒也无关宏旨。事实上网络里的病毒莫不如此，不是告诉你在超时离开女生宿舍时，如何不被门房大爷训斥以至没收学生证的秘诀，就是给你讲讲喝啤酒时什么样的酒瓶可以被称之为“酒头”……而后屏幕便自动翻了上去，丝毫不影响正常工作。我遇到的最有趣的一个小病毒名为“惩治饕餮”，它先是打出一行“今晚你打算到哪儿进餐，我请客”的字符，接着便给出“香味庄”、“金达莱”、“乐群餐厅”和“兰州牛肉拉面馆”四处校内饭馆。我试着把光标移到“金达莱”处予以确认，可它却打出一行“今天关门不营业”，并伴随有一阵“嘻嘻”的窃笑，弄得我哭笑不得。

开始我对病毒制造者或传播者的手法一直不明就里，因为这些病毒都不是从主干道上被释放的，那样的话，网络检测系统很容易就能追踪到释放者，并紧跟不放直追至其出发点，结果便是取消恶作剧者的上机资格。校方可不会宽宏大

度。后来我终于发现，所有病毒的释放地点都是在备用分支道的交叉点上，说得更准确些是立体交叉通路的“立交桥”下。在这里释放病毒用一般的检测手段很难发现，而对这类小玩意儿，校方也没精力大动干戈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不过由于整个网络都是相通的，释放出的病毒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主干道。其速度之快，就像一个人不慎被蛇咬了一口，毒液立刻遍布全身一样。

我离开主干道，无聊地在各个房门信步游弋，家家户户“门窗”紧锁，我所有的叩访均遭碰壁。而当我试着瞎蒙人家的号码时，每次出现在屏幕上的都是一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单调字符：

您所打出的密码不正确，请您再试一遍。

我当然知道再试多少遍也没用。正当我已灰心失望，随意敲击键盘并准备退出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扇“柴扉”悄然而启。呵，“芝麻”竟然“开门”了！一时间我惊喜交集手足无措，眼看着一行行汉字流淌出来。

那是对方的日记，而且，本已加密的文件里显然流露出一腔女儿情怀。我敢肯定对方在那边机房“咦”的叫了一声，因为我的无意干扰在那里不可能不起丝毫波澜。偏巧这时老师宣布上机结束，并边说边向我的座位走来，大概他对我两小时的分外老实深感奇怪。我匆匆退出网络，抢在老师走近之前回身送了他一个微笑，只是面犹潮红心仍在跳。这是前天晚上的事。

昨天下午我在系办帮老师录入资料。这种事本该研究生来干，但老师清楚他们在电脑操作上比我略逊一筹。不过老师还是低估了我的能力，或者说他有意多给我一些上机的自

由，他所允许的时间大大超过了真正的需要，这便给了我第二次“溜门敲锁”的机会。

上次虽然是胡乱敲出的密码，但毕竟也有规律可循，因此这回很快便碰试了出来。她使用的公开代码是“QIANGEx04.BNU.CN”。这是E-mail（电子邮箱）中很标准的一个代码：分隔符x前的QIANGEx是她的名字；04是工作站的机器名字，在这里无疑是系的代号；BNU是学校名称；而CN自然就是CHINA。其密码则是一个英文单词：SHIELD——盾牌，遗憾的是现在它已毫无阻挡功能。当“盾牌门”开启时，我仿佛听到钥匙打开门锁的悦耳嗒嗒声。我就像一头得到示意的警犬，精神为之一振，大大方方地“登堂入室”。轻车熟路，如返家中，毫无羞涩之感。

在进入的同时我已捎带搞清了04是中文系的代号。中文系的女生爱写日记，中文系的女孩多愁善感。

我就像一名窃贼一样蹑手蹑脚地走进一间属于别人的书房，并打开了人家抽屉里的日记。技艺高超者并不意味着就是道德楷模，高等学府也并非是完全人的集合体。

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说法，“窥探别人的秘密是人类的天性”。

日记只是一段，因为加密文件超过若干行就会出现非法字符；里面也不过是那名女生的日常起居。从日记里看，这段时间她正在写一篇有关文艺心理学的论文，但她抱怨说在图书馆那浩如烟海的典籍架上，要想找到她所需要的心理学著作几近徒劳。

这简直太容易了！我信手敲出几行书名和著者，并追忆着摘出了它们的大意。只是离开时我没留下任何痕迹，而且

还抹去了书写时间，使她不知道我曾于何时进入，当然也就无从猜测我还将于何时再来。让她先惊讶一番好了，我就喜欢来点戏剧性。

仅仅在四个小时之后，那本日记便不再“摊”开。但在隔壁的一份开放文件里，一束五彩缤纷的鲜花正在绽放，一行花体的“THANK YOU VERY MUCH”斜斜地穿过画面。

这幅面我见过，它剪自一张大画。在网络里收发信件，会经常接到这样的贺卡——从一张电脑画中剪下部分画面，然后加上祝词发进网里。据说这种方式风靡 INTERNET 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分支。

这就是说她也只会往网里发些现成的图案，与我的水平不分轩輊。

第一步成功了！我抑制不住成功的喜悦，马上再次向那空荡的信箱诉说留言。这次我是向她咨询中文系是否藏有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中译本。不能说我是故作姿态，这部有争议的“黑色幽默”经典名著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作品。

倒是在最后我又没事找事地额外打出了一句废话：“顺便问一句，您会打领带吗？”

我自己不会打领带，我的领带到现在为止还是我过去的女友打的。后来女友和我吹了，我也就一直没敢解开它。如果她不会打领带，说明她还没有男友。在情人节亲手为男友打上自己所送的领带，一直是这所高校世代相袭的传统。

我等待她的回答。

不料今晚我再进网络时风云突变，任我使尽花招也不能挤进那条支路。我利用检验系统遥相查询，发现对方的大门依然敞开，可临门的通路却被死死阻塞。

通过进一步的检验，我发现那份文件出奇的冗长。也就是说，她留给了我一封长信，可我却不能够读到它！

无奈我只好退回到出发点，看来我需要查些资料了。但我刚想退出网络，一个信息便如影随形般地紧贴着我进了我的信箱，无声无息地一通乱闯。

这要在平时我肯定会和他逗逗，看来如我一般寂寞无聊者大有人在。但今天我没时间，只想客气地请他出去：“走错了，朋友。”

“没错，我是跟着你进来的。”

看到这行字我不禁一愣，跟着我进来的？莫非是她？难道刚才她是在试探我的能力？看来还真低估她了。

“你是 QIANGE？”

“错了，我和你一样，也是追求 QIANGE 的人。你的同路人。”

原来我并不孤独。

“那你还是走错了，追求 QIANGE 追到我这里干什么？”

“只是通告一下，从现在起你可以退场了。”对方耐心地解释道，“我比你先进入 QIANGE 的信箱。”

“老天在生了周瑜之后完全有权力再生诸葛亮。”

“问题是你肯定再也借不着东风了。”

我修养很好地无语观看着，停了一会儿对方又打出一行信息：“另外顺便告诉你，领带可以这样打——”

接着屏幕上便出现了一段三维动画，一条色泽鲜艳的柔软绸带在一只无形巧手的摆布下上下翻滚，左右扭动，很快便结成一根成形的领带。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伸手去关屏幕，可伸到半截还是停

了下来干嘛不把这组图形移到我的信箱里呢，在如今这个时代里没必要跟任何人赌气。

我出门直奔图书馆理科阅览室，遇到劲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提高一下自己的战斗实力。真是分秒必争！

然而从那天开始，我便经常在网络里遇到一些怪事。姑且不说这次决斗的通知和其后的失约，先是信箱左近的通路发生局部紊乱，随后干扰因素便渗透进信箱内部，接踵而来的竟是拷贝文件功能的失效，最后干脆动不动就死机。最可气的是这些破坏的针对性极强，从系办终端到机房的学生用机没有一台出现毛病，唯独我用哪台机子哪台机子就出事，只要一沾信箱的边儿里面立即就被“塞”满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是更改信箱也没用，因为按捣乱者的话说，他已经掌握了我的“笔法”。虽然我觉得这纯属故弄玄虚，但我就是没有对策。于公来说我这是私设的信箱，不受学校规章的保护；于私来讲我的水平有限，与他斗智远不能及。唯一的办法就是取消自己的信箱，可真要那样我还进不进中文系的网络了？

当然啦，病毒就不分青红皂白地随便感染了，自调目录起就开始光顾，从最古老的到最新型的一应俱全，我连累着全系所有的微机都跟着倒霉。幸亏系里有最新的杀毒软件，但由专人保管，因此使用起来也不那么方便。机房老师被弄得莫名奇妙，变本加厉地惩处胆敢私玩游戏的学生。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在明处，而他在暗处。光明磊落的人就怕恶人施放暗箭，唯一的办法只有抓住他的蛛丝马迹。

说实话这完全是出于无意，当我再次利用上机时间在主

干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信息踪影。我赶紧上去，围追堵截，但他还是像一条鱼一样狡猾地迅速溜掉，我眼看着他进了数学系的子网络。

该死的数学系有一个自成系统的子网络，覆盖了包括数学系和信息系以及计算机专业独立的网络的全部系统，使得我无法搞清他到底属于哪一部分。我穷尽了自己所有的电脑知识，同时借助主干道上一些可资利用的病毒，才挖掘出一条少得可怜的信息——系统告诉我对方的名字系由两个汉字或者三个汉字组成。这不是废话嘛！全校除了留学生和少数民族同学的名字稍微长一些，再除去几个极其个别的复姓，谁的名字不是两个字或三个字？

但仅仅一分钟后，对方旋即出现在我的信箱里。

“水平见长啊，会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设卡子了！”

“哪儿呀，不过是在乡间小道上盯个梢而已。”

“是校园林荫路。”他纠正道。

“对对，情洒校园路嘛。”我随和地补充道，“数学楼前的草地小路。”

在对方再次发来信息之前有一个微妙的停顿，但立刻就被我捕捉到了。

“怎么样？没想到我居然跟进了子网络吧？”我想乘胜追击，再诈出他几句真话，“您在电脑里的动作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

“别累了，你什么也诓不出来，数学系的子网络决没那么好进。”他对我的诡计心如明镜，“不过能跟我到门口的人已经极为罕见了，想不到心理系居然还有这样的计算机高材生，上届计算机大赛你怎么没参加？”

与他谈话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在一些术语和称谓的使用上略有不同。理科专业沿袭了他们导师以及导师的导师的传统词汇——计算机，而我们文科专业的使用者则更习惯称之为电脑。

“我参加的是非专业组，像您这样的专业组冠军当然不会注意到我。”我不失时机地再次套问他的身份。

“你真该上数学系。”他不理睬我的诱饵，继续自写自说。

“其实我小时候也挺喜欢数学的，要不是后来成绩掉下来差点也报了数学系。”

“从什么时候开始往下掉的？”

“初中吧。小学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到初中就跟不上趟了。”

“就这还称喜欢数学呢！”

“过了好久我才明白，闹了半天我喜欢的不是数学，我喜欢的那叫算术！”

我注意到导线在上下震颤，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对方在那边笑得前仰后合。

“谦虚了。”笑罢之后他打出评语。

“哪里哪里，和您相比显然还差那么一小截儿。”我的语句中不乏沾沾自喜。

“知道具体差在哪儿吗？”

此言一出我马上意识到要坏事，这无疑是一纸最后通牒。还没容我采取保护措施，屏幕中顿时漆黑一片，我被强行推出网络，回到刚才的 DOS 状态。紧接着，我便目睹了 Zero Bug（食零臭虫）病毒的巨大威力。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病毒，但它的版本却不知被谁给升

级了，我猜想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对方本人。原始的病态特征是当病毒进驻内存并感染任意一个被执行的文件后，一只臭虫出现并缓慢爬行着吃掉屏幕上所有的零字符；可在我面前的屏幕上不但出现了众多的臭虫，而且我还有幸观赏了他新设置的尾声——当所有的臭虫争抢着进餐之后，一种鼻音很重的怪诞腔调念出了屏幕上那行隽永的仿宋体字：

“零，就是什么也没有。”

简直能把人给活活气死。

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网络里四处乱撞，希冀在主干道或者哪条羊肠小道上碰到那个家伙。我一想到这小子很可能就跟在我身后窃笑就禁不住怒火中烧，好几次中途突然“返身”，试图侥幸识破他的伎俩，然而后面从来没有信号，只有一阵阵无意义的电子干扰嘲笑着我过敏的神经。如果网络里还有别人，他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电脑疯子。

直到精疲力竭两眼发花时我才返回信箱。我的能力有限，在这个软件决定一切的时代里，我也只能算个电脑盲。今天是周末，我必须去“金达莱”补充点高级能量，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接着再去舞场跳破舞鞋。按照一般小说的设计，我应该有缘在那里遇到那位记日记的中文系小姐。

然而他再次贴着我挤进“箱”来，通知我今晚正式决斗。他提出了几种决斗方式，包括在网络中互设障碍，互相追寻对方所隐藏的信息信号，分别进入某两家密码信箱——以及——电子游戏。但只要决斗一分出胜负，赢家就有权要求输家不再打扰 QIANGE。这将成为一个君子协定而被双方同时接受和遵守。

不管他刚才是否跟踪了我，他在说这番话时毕竟非常严肃，没有丝毫嘲弄的意思。

我选择了最后一项。

我没有别的能力，其他几项我一无所长，而这项也是稍微长那么一点点；可以说我根本就别无选择。而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同时接受那个君子协定。

不过老师给我的时限已到，在我交出资料磁盘时也交出了系办的钥匙。我把这一困难告诉对方，对此他宽容地表示理解，并说他可以等待任何方便的时候。

但我还是如约应战了。一个研究生与我关系甚笃，我只对他说了一句晚上想在系办的机子上玩游戏，他二话没说便把钥匙给了我。随后我预备了充足的食物和饮料，给人的感觉是准备郊游而决非决斗。

晚上的系楼十分寂静，众多的雪亮灯光使我分辨不出走廊墙壁上自己的身影。虽然我知道这种所谓决斗没有任何危险，但还是无端地想起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情场饮恨。仅仅是一念之差，就使这位天之骄子命殒枪下，于是我颇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决斗当然不是普通的攻关斗技，那是街头小学生的把戏。对方提出的是一种全新的玩法。

首先我们将利用网络中的“远程登陆功能”让各自的电脑联通。由于是周末，检测系统无人监视，我们很容易就能“铺设”好一条通路。然后我们将把自己的主机与屏幕间的联系切断，而将对方的主机与自己的屏幕连接。这样，我所控制的就是对方的屏幕，而对方所控制的则是我的屏幕。也就是说，我们将在自己看不见而对方却很清楚的情况下击键攻

关。

我想所谓“盲棋”也不过如此。

在决斗即将来到之前，我几次产生出问一问他真实姓名的冲动。而且我相信，这会儿他也一定肯回答我。

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既然定下了君子协定，将来就必然有一方要被淘汰出局。如果我取得了决赛资格——与 QIANGE 本人还需要有一场长期的较量呢，那又何必一定要知道谁是我的手下败将；如果我今朝败北，难道还要在内心深处埋藏起一次曾被打翻在地的耻辱记录？

寒暄之后是一阵冷场，短暂的几分钟好似太空肥皂剧般地漫长。

首先打破沉默的是他。他建议我们先互相熟悉一下对方所提供的游戏，同时还可以来一下短暂的热身。对此我欣表同意。

“当然，如果某一方发现自己对对方提供的游戏耳熟能详，完全能以绅士的风度提出更换。”他又建议道。

别做梦了，我才不讲什么绅士风度哩！我巴不得他所提供的游戏正是我的强项呢。

此时此刻，胜利的欲望已经压倒了一切。

游戏一上屏幕我的心里便乐开了花，我本能地用手捂住嘴唇。其实他要真在我身边，这一系列动作根本就瞒不过他的眼睛，好在我们毕竟还距一箭之遥。这个以主人公进攻杀敌的游戏我虽不曾从头到尾亲手玩过，可我却清楚地知道使主人公“无敌永生”和“拥有一切”的秘诀！

这就相当于知道了世界级大毒枭在瑞士银行的帐号和密